



种族，还是种族问题

□郭英剑

要想梳理美国文学在一年中的成就与演变，无疑极其困难。仅以数量为例，2015年美国图书奖申报的作品就超过了1400部，遑论其他了。但一滴水里见阳光，选取富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或许能够窥斑见豹，看到美国文学的一个侧面。

为此，本文把目光投向美国当代作家的杰出代表托尼·莫里森在2015年的新作和2015年全国图书奖的获奖作品，试图从中寻找美国当代文学在这一年中的走向与特征。

本文所说的文学，包括了小说、戏剧、诗歌、儿童文学、传记文学等，所评述的作品均为2015年出版。对于标有2015年之名的文学大奖，因为获奖作品均为2014年出版，就不将其纳入评述的范围之内。至于时间延后的2015年的获奖作品，留到以后再加以评述。

托尼·莫里森：向当代转向

如果不把拥有双重国籍的沃尔科特计算在内，那么，莫里森就是迄今惟一尚在美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里森宝刀不老，继2012年出版长篇小说《家园》之后，又于2015年推出了长篇小说《上帝帮助孩子》。

这部最初被作者命名为《孩子们的愤怒》的作品是莫里森的第11部小说。说到莫里森的作品，我们大概都会想到历史上的人物与故事。然而，这部作品却是在讲当代。这是一个因皮肤黝黑而深受父母嫌弃并遭到虐待的女孩儿的故事。这位全名叫卢拉·安·布莱德威尔，自称“布莱德”（英文Bride，也是“新娘”的意思）的女孩儿，身材高挑、长相出众、气质优雅。她的爱好是只穿白色服装，因为这最能衬托她的美丽。因其皮肤不同，布莱德的母亲特别厌恶她。这种爱的缺失是布莱德童年记忆中灰暗的一章，也为其成年生活带来深深的困惑。小说中，布莱德的母亲终其一生证明：父母如何对待孩子至关重要，因为他们永远难忘。

这部作品在出版后评论不一。有人认为，作品艺术水平很高；也有人与其《最蓝的眼睛》相比，认为对人物的形象挖掘不深，概念大于形象。但无论如何，这部作品有两大特点值得关注：首先，这是莫里森第一部描写当代的作品，这与她之前的创作有大不同；其次，作者将着力点放在种族问题以及种族歧视，深刻反映了作者对美国当代社会种族问题依旧严重的深切关怀与深深的忧虑。

莫里森直接描写21世纪的今天，无疑标志着其写作的一种转向。这也让我们对莫里森写作当代人物故事有了更多的期待。

2015年美国国家图书奖

2015年11月18日，美国第66届全国图书奖获奖名单揭晓。在推荐作品中，虚构类作品419部，非虚构类494部，诗歌221部，儿童文学294部。从这些作品中，按照“虚构类”、“非虚构类”、“诗歌类”和“儿童文学类”首先评选出长名单作品，每个类别20部；然后再推出入围作品，每个类别各5部；最终，产生了每个类别的获奖名单。

虚构类入围作品是：亚当·约翰逊（Adam Johnson）的《幸运微笑》（*Fortune Smiles: Stories*）、凯伦·班德尔（Karen E. Bender）的《返歌》（*Refund: Stories*）、安吉拉·弗拉诺伊（Angela Flournoy）的《特纳的房间》（*The Turner House*）、劳伦·格拉芙（Lauren Groff）的《命运与骚动》（*Fates and Furies*）、哈雅·杨娜吉哈拉（Haya Yanagihara）的《小生活》（*A Little Life*）。最终，约翰逊的《幸运微笑》拔得头筹。

亚当·约翰逊是美国当代最富争议、最有创造力、也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文学批评界已经把他同冯内古特、米歇尔以及桑德斯相提并论。2013年，他曾经因小说《孤儿院院长之子》获普利策小说奖。除此之外，他还有一部短篇小说集《购物中心》和一部长篇小说《像我们这样的寄生虫》。

《幸运微笑》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共计有6个短篇。“幸运微笑”是一个可控的朝鲜彩票游戏的名称。但在6个故事中，幸运未降临到任何人的身上，也难以见到笑脸。爱的消逝、自然灾害、技术至上以及政治如何影响个人是小说集的主题。

在写作《孤儿院院长之子》前，约翰逊曾经花了6年时间研究朝鲜，该小说的故事就发生在朝鲜。在《幸运微笑》这个短篇中，约翰逊又一次将笔触伸向了朝鲜，描述了两位来自平壤的叛逃者如何在首尔适应新生活，而其中一位难以忘怀他留在国内的深爱过的女人。《幸运微笑》可以说是一篇如何看待世界的新小说，首尔被描绘成美国的未来，技术已经深入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评论界认为该小说具有精妙的超现实主义，附带黑色喜剧效果。约翰逊让读者听到了不常听到的声音，看到了不常见的视角。

美国国家图书奖非虚构类入围作品分别为：科茨（Ta-Nehisi Coates）的《在我与世界之间》（*Between the World and Me*）、萨利·曼（Sally Mann）的《坚持》（*Hold Still*）、蒙哥马利（Sy Montgomery）的《章鱼的灵魂》（*The Soul of an Octopus*）、卡拉·鲍威尔（Carla Power）的《假如海洋是墨汁》（*If the Oceans Were Ink: An Unlikely Friendship and a Journey to the Heart of the Quran*）、翠丝·史密斯（Tracy K. Smith）的《平凡的亮光》（*Ordinary Light*）。最后赢得大奖的是科茨的《在我与世界之间》。

科茨是一位黑人作家、记者，现任职《大西洋》月刊，主要撰写有关文化、社会与政治方面的文章，特别关注非裔美国人的问题。

《在我与世界之间》于2015年7月出版后，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评论界认为，这是科茨2008年所出版的个人传记《美丽的挣扎：一位父亲，两个儿子，和一段无望的成人之路》的续集。

科茨说，《在我与世界之间》的缘起之一，是他的大学同学被警察误杀事件。因此，作品的主题就是非裔美国人的生命遭到了怎样的伤害、身体受到了怎样的束缚、当年的奴隶制如何演化成今天的暴力，以及不同形式的带有制度性的种族歧视现象。显然，作品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结构上，都受到美国著名民权运动领袖鲍德温写于1963年的《下一次将是烈火》的影响和启发。就思想观点来说，两人都认为美国在种族平等的问题上并没有大的改进，也没有要改变的迹象。就写作结构来说，鲍德温的作品其中一篇是写给侄子的信，而科茨的作品则是写给14岁儿子的信。

这部书信体的作品重点论述了在美国身为一个黑人的复杂感受、象征意义以及现实困境。他概述了美国暴力对待黑人的历史，谈到了黑人青年与警察的冲突。科茨以自己青年时期在巴尔的摩的亲身经历，说到作为黑人青年最担心的就是受到身体上的伤害。作品的基调是黯淡的，且对未来毫无信心。科茨甚至无法认同马丁·路德·金对于未来的信心和乐观。在他看来，白人至上的现实依旧存在，现实的制度没有改变，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对未来抱有乐观的信心。

莫里森高度评价了科茨，认为他填补了鲍德温之后在知识阶层所留下的空白。评论家汉密尔顿说，该书犹如一份饱含了道德危机感的情书，在其中，科茨对种族歧视做了精妙的解剖。

美国国家图书奖入围的5部诗集分别为：罗宾·考斯特·路易斯（Robin Coste Lewis）的《黑色维纳斯之旅》（*Voyage of the Sable Venus*）、罗斯·盖伊（Ross Gay）的《不加掩饰的感激名录》（*Catalog of Unabashed Gratitude*）、特伦斯·哈耶斯（Terrance Hayes）的《怎样被描绘》（*How to Be Drawn*）、艾达·里蒙（Ada Limón）的《明亮死亡之物》（*Bright Dead Things*）和帕特里克·菲利普斯（Patrick Phillips）的《残破机器的挽歌》（*Elegy for a Broken Machine*）。最后摘取桂冠的是路易斯的《黑色维纳斯之旅》。

《黑色维纳斯之旅》是路易斯第一部诗集。一出版即引起轰动，被认为是穿越时空，通过对黑人女性形象的沉思，带给人们一种勇敢坚定而又富有穿透力的新的声音。评论界认为，该诗集是对种族复杂性的一曲美的颂歌。诗集的题目《黑色维纳斯之旅》，取材于18世纪画家斯托塔德一幅臭名昭著的作品，名为《黑色维纳斯托塔德到西印度的旅行》。这幅作品其实就是一幅奴隶贸易的宣传画：一位非洲女性（也即黑色的维纳斯）站在壳中，周围是小天使，被海豚拖着走向美洲。在她的左侧是手拿英国国旗的海神特里同，眼盯着非洲女性，仿佛在引领着这次跨越大洋的航程。

路易斯的诗歌集像是一幅三联画。起首和结尾部分是以抒情诗探讨自我建构中的角色欲望与种族游戏。而中间部分则是与诗集同题的诗，完全是由自古至今的艺术作品的名称所组成的叙事诗，这些名称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评论了西方艺术中的黑人女性形象。通过这样的形式，路易斯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就历史而言，黑人女性形象的观念，真正起源于何时——到底是5000年前，还是50000年前，抑或更早？在这样一个面目可憎的古代故事中，艺术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路易斯无疑深爱着黑人文化，也发现了它的美与魅力。但作为一位文化批评家，她对自己的

文化加以探索的时候，也对种族与欲望之间的细微差别以及他人是如何定义黑人（包括她自己）的保有一种警觉意识。由此，诗人不仅进入了黑人的历史，更进入了整个人类的历史，充满了真理与探险的人类历史。

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的5部儿童文学作品分别为：尼尔·舒斯特曼（Neal Shusterman）的《挑战者深渊》（*Challenger Deep*）、艾力·本杰明（Ali Benjamin）的《水母的传说》（*The Thing about Jellyfish*）、劳拉·鲁比（Laura Ruby）的《骨隙》（*Bone Gap*）、史蒂夫·辛金（Steve Sheinkin）的《危险之极：丹尼尔·埃尔森伯格与越南战争秘史》（*Most Dangerous: Daniel Ellsberg and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Vietnam War*）与诺艾尔·斯蒂文森（Noelle Stevenson）的《倪莫娜》（*Nimona*）。最终胜出的是舒斯特曼的《挑战者深渊》。

舒斯特曼是一位黑人儿童文学作家，曾获得2008年加州青年读者金奖。主要作品包括小说《无名之地的阴暗面》《影子俱乐部》《爸爸做了什么》《松开》等。

所谓“挑战者深渊”，是指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的最深处。《挑战者深渊》中的中学生波什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一个是他所身处的真实家庭生活，在那里他有家人、有朋友，还要去上中学。而另一个，则是他身为一个海盗船船员的航行生活，他们要去探索海洋最深处。在现实生活中，他莫名的有一种偏执与妄想，认为人们试图要杀死他。而在旅行之中，他同样有一种妄想，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与能言善辩的船长周旋。舒斯特曼是基于自己儿子心理疾病的亲身经历，写出了这样一部探讨儿童心理健康的作品。其中的插图就是由作者的儿子布兰顿在病重期间所画。应该说，《挑战者深渊》是一部爱的故事，很动人。作者试图通过波什的故事，通过儿童的视角，来引发广大读者去关注青少年的心理疾病。

少数族裔，及其种族问题

上述作家作品大致反映出如下一些特点。

首先，非裔作家成为当代美国文坛主力军。如果非裔美国人仍然被称为少数族裔，那么，以黑人为代表的少数族裔作家凸显了他们强大的创作能量，展现了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也显示了他们在文坛的牢固地位。既为黑人又为女性的莫里森，无疑是当代美国文坛的巨匠，其在当代文学中的旗帜作用自不用赘述，而在美国图书奖的4个获奖者中，非裔美国人就占了3个。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非裔作家在美国文坛中的格局。

其次，女性作家增多，且表现突出。女性作家日渐增多，作品越来越具有影响力，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以美国国家图书奖为例，在入围的20人之中，女性作家占据了13位。而在虚构类与非虚构类作品中，女性更是4：1的优势压倒男性。相较2014年，男女作家比例大体相当的11：9，女性作家的比例上升很快。

再次，新人不甘示弱，后来居上。还以美国国家图书奖为例，过去，能够进入长名单和入围名单者，大都是读者熟悉、也是入围作家们彼此熟悉的作家，因为很多人都多次进入这两个名单。但在2015年进入入围名单的20人当中，除了两人外，其余都未曾进入过入围名单。

最后，种族问题，依旧是美国当代作家倍加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也是不断被重复的文学主题。种族问题进入众多作家的作品并非偶然。据CNN2015年11月25日的统计报道，当美国人被问到“种族歧视是否在上升”时，49%的人认为“这是个大问题”（比20年前的1995年，提高了8个百分点），33%的人认为“这是个问题”，9%的人认为“这是个小事”，而仅有7%的人认为“这根本不是问题”，还有2%的人不置可否。由此统计，高达91%的美国人至少认为，种族歧视是的确存在的，而且在大部分人看来还十分严重。而且，在调查中，黑人认为“这是个大问题”者达到66%，而白人则为43%。从这一数据来看，非裔美国作家专注于种族歧视问题，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对自己族群所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的严重关切。

虽然，种族与种族歧视问题一直是美国作家关注的焦点，也是批评家和读者谈论的热点，但2015年的创作反映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那就是直面当代社会问题、直接批判社会现实。这或许是本年度美国文学值得引起关注的文学现象之一。

我的阅读

《10½章世界史》：历史性与开放性的映衬

□徐兆正

朱利安·巴恩斯的小说《10½章世界史》以对《圣经·旧约》中诺亚方舟的解构开篇。故事以木蠹的口吻述说了诺亚的远航，可细节完全不同。在木蠹的回忆里，诺亚是个酗酒的“自命不凡的老昏君”，一半时间讨好上帝，一半时间拿动物出气。这些动物里，1/5的动物灭绝是因为一条船失踪了，一部分动物灭绝是被“诺亚一伙”食用或者滥杀了，蜥蜴会变色是被人类吓的，宝石兽则因为舍的老婆迷信宝石存在其中而消失……总的来看，《创世记》里记载的这个神话在木蠹眼中完全是一出闹剧。

这出由神话演绎的闹剧直接构成了我们理解与把握《10½章世界史》的一条主线。读者接下来将会看到，它既为整部作品提供了事件的发生场域（方舟），也位一系列故事展开定下了叙事基调。如果将诺亚的故事称为历史性，那么解构则作为开放性存在。在两种特性的共同作用下，随时将被撕裂的张力与撕裂已成定局的混乱不可动摇地内在于文本，并且总是浮上水面，与小说的主题（历史的不确定性）遥相呼应。

方舟故事中至少还包含了如下几个被巴恩斯反复演绎的关键语汇：譬如将畜类分为洁净与不洁净两类，在第一章《偷渡者》中它便被幽默地改写为可食用与不可食用，而后来干脆演化为“对诺亚及其家人而言，我们就是水上餐厅。在方舟上，洁净不洁净对他们都是一回事”；譬如方舟故事的灾难性内核。这些细节不断出现，有如螺旋一般扭结住了10个互不相干的故事。但尽管如此，它们都无法取代方舟的主线地位。第一章中的诺亚方舟尚且还是诺亚方舟，但已然不是原本象征拯救的符号；相反，木蠹眼中的方舟倒更像是在预示着人类历史的荒诞本质。

自第二章起，诺亚方舟像是进入到万花筒，经历了一系列变形：在《不速之客》中，它是遭遇阿拉伯恐怖分子劫持的游轮；《宗教战争》中它是圣米歇尔教堂被木蠹侵蚀欲毁的主教座位；《幸存者》中它是被核恐惧驱赶到大海的女人的小船；《海难》中它是梅萨杜之筏（这一章最复杂也尤为精彩）；《山岳》与《阿勒计划》中它是狂信者求之不得的方舟残骸；《三个简单的故事》中它先后变换为泰坦尼克号、鲸鱼之腹以及二战中满载着寻求庇护的犹太人的圣路易斯号班轮；《逆流而上！》中它是纪录片的拍摄道具木筏……这样的安排也许会让读者想起克尔凯郭尔对亚伯拉罕献祭以撒故事的反复改写，几乎是如出一辙地陷入到疯狂的边缘。

以后现代小说的共相来看，《10½章世界史》的主题正是历史性与开放性两者的关系映衬：历史场域必然无法长久地钳制开放叙事，也必然最终让位于建基于此的后者。此处无关度数是，古老事件只有在与主体达成关联之后，只有在我们对其加以解释、赋予新意、打上签名的烙印之后，才可存在。

这就是后现代小说的假定。在戏谑的文本后，古老事件重新获得实存，但并不单纯作为一场文字狂欢，而是——至少在巴恩斯笔下，我们能够识别出一种戏谑背后的严肃叙事传统和野心——古老事件重新获得实存，首先表现在它对事件能够脱离主体自存这一现代观念的否认。因此，后现代小说的叙事不是置身事外的叙事，在某种程度上它开启了唤醒我们对某一古老事件的认知，以及增进领会的可能。

第一点可称之为认识论意义的领会。依据巴瑞·班德斯塔的说法，诺亚方舟位于圣经太古老故事的尾端。“上帝从混沌之水创造出一个能够居住的世界，后来又把这个世界推向洪水。”朱利安·巴恩斯截取的便是这后一个故事片段：义人诺亚带着后裔以及世上的动物历经洪水之劫，再现于新的世界。水代表着不可或缺混沌，贯穿了太古老故事，乃因贯穿正由混沌孕育。从这一点来说，巴恩斯不仅在题材上选择了方舟，也在叙事理念上无限贴近于（虽然是极端扭曲地贴近）旧约经文背后的结构。他所做的无非是将隐匿在时间中的符号通过互文程序推向混沌，再使之现于澄明；诺亚方舟的原初含义并不重要，但作者在赋予它新的解释之际，也就把握了新的认识。方舟既是题材，也是结构。

第二点可称之为本体论意义的领会。读了《10½章世界史》难免会疑惑：这些恐怖分子、狂信者、性别狂热人士、反犹之徒，甚至是那些逃离了德国在轮船上寻欢作乐的犹太人，为何在此之后既没有受到祝福，而在此之前也没有遭遇诅咒？诺亚促成了自亚当夏娃之后人神之间紧张以至分裂的关系和解。也就是说，如果依据经书的意思，小说中那些傲慢的人类没有被毁灭是因为人神和解了，但巴恩斯恐怕意不在此。有的读者可能会恼怒于小说对《圣经》的篡改，然而在我看来，它恰恰是忠实的。即便是全书惟一一次的位移，也符合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它出现在小说插曲一章。在这篇随笔中，主线方舟抽象为懵懂无知的童男处女寻求的应许之地——爱情。谓之位移，是指促成人神和解的核心由诺亚移至爱——不是诚与真，而是爱与真。

但这也能体现本书惟一的不足：插曲——作者提供的救赎之路——尽管很可能是行之有效的，但让人感觉乏味。在仅仅提供了某个温馨场景过后，作者随即陷入到谈论爱的说教泥淖中。

他在《三个简单的故事》中借着谈起现代约拿，有过这样一段议论：“你可能不相信它，但实际情况是，这故事一讲再讲，又修改，又更新，搞得离我们更近了。”《福克纳传》的作者杰伊·帕里尼同样持此观点，他说：“想象力的本质在于修订”。我觉得这个观点对得上小说所有虚构部分，可恰恰在插曲一章里榫枘不合。有两种写法，其一是理解的想象力，其二是想象的理解力。对于前者，巴恩斯在虚构的10章做得足够出色；对于后者，它本应操持在非虚构的一章——如果将爱情理解为善，将受难理解为恶，那么善就比恶更需要想象——然而唯独在这里巴恩斯丢开了想象。尽管他依然毒舌（“我们对相爱者的沉溺应当适可而止，他们在追慕虚荣这方面可以赶上政客。”），抑或不改俏皮本色（“《爱情散文：苦于家手册》要到木工专业书柜去找。”），甚至效仿罗兰·巴特玩起了“我爱你”的语义学分析，但在读者看来可能都不如半夜里依偎在一起的回忆感人，也不如仅有的几个想象来得具体实在。

真知灼见总要在想象中被道出，而议论能够抵达的地方实在太少。作者的苦心毕竟能够理解，那就是他要为混沌的历史建立一条秩序基准（从这一点来说，他的旨趣倒不是后现代的）；也惟有如此，我们得以把握第二层本体论意义的领会：上帝与诺亚立的约发展成犹太人的律法，后来又经由保罗的总结归纳为爱人如己。因此，《10½章世界史》中仅有一次位移，本质上是作者将主动权移交给了人类：人类不再等待拯救的降临；人类必须为自己祝福。作者的用意，毋宁说是惟有爱能唤醒人类对己待人的本真体会。在巴恩斯看来，这才是人类在历史洪流中安身立命的关键。